新刊經進詳註昌黎先生文集

新刊經進詳補註昌黎先生外集卷第四

雜著

通解

補註 呂夏卿以爲趙德親受之于公則此文誠公之作無疑矣

今之人以一善爲行而恥爲之慕達節而稱夫通才者多矣然脂韋汩沒以至於老死者相繼亦未見他人之稱豈非害教賊名之術歟且五常之教與天地皆生然而天下之人不得其師終不能自知而行之矣故堯之前千萬年天下之人促促然不知其讓之爲美也於是許由哀

天下之愚且以爭為能迺脫屣其九州高揖而辭堯由是後之人諫然而言曰雖天下猶有溥而不售者況其小者焉故讓之教行於天下許由之為師也嵇康高士傳曰許由字武仲堯舜皆師之與齧缺論堯而去隱于沛澤之中舜乃致天下而讓焉由乃去宿於逆旅之家旦而遺其皮冠巢父聞由為堯所讓以為汙乃臨池水而洗其耳池主怒曰何以汙我水由乃退而遯耕於中岳潁水之陽箕山之下蹝草履也蹝屣同意孟子曰舜視弃天下猶棄敝蹝自桀之前千萬年天下之人循循然不知忠易其死也故龍逢冤矣下之人不仁覩君父百姓入水火而不救於是進盡其言退就其割烹故後之人諫然而言曰

雖萬死猶有忠而不懼者況其小者焉故其忠之教行於天下由龍逄之爲師也博物志曰桀造石室瑤臺關龍逄諫桀桀曰吾之有民如天之有日日亡則我亡以爲龍逄妖言而殺之自周之前千萬年渾渾然不知義之可以捘其生也故伯夷哀天下偷且以彊言天下之人不知捨生而取義偷墮苟且自以爲彊則伏食其葛薇逃山而死於是後之人竦然而言曰雖餓死猶有義監本正文作死注云一作強而不懼者況其小者焉故義之教行於天下由伯夷之爲師也伯夷事巳見上伯夷頌是三人俱以一身立教而爲師於千萬年間其身亡而其教名一作存於扶

持天地而功亦厚矣嚮令三師恥獨行慕通達則堯之日必曰得位而濟道安用讓爲夏之日必曰長進而否退安用死爲周之日必曰和光而同塵安用餓爲若然者天下之人促促然而爭循循然而佞渾渾然而偷其何灑灑而不爲哉是則三師生於今必謂偏而不通者矣其可不謂之大賢人哉嗚呼今之人其慕通達之爲與也且古聖人言通者蓋百行衆藝備於身通而行之者也今恒人之言通者蓋百行衆藝闕於身而求合者也是則古之人言通者通於道義

今之人言通者通於私曲其亦異矣將欲齊之者其由矜蕘丸而擬隋珠者乎莊子讓王篇曰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疏云隋國近濮水濮水出寶珠即是靈蛇所銜以報者故謂之隋侯之珠事見元協律詩且今今父兄教其子弟一有者字曰爾當通於行如仲尼雖愚者亦固知其不能耶曰爾尚力一行如古之賢雖中人亦希其能矣豈不由聖可慕而不可齊耶賢可及而可齊也今之人行未能及乎賢而欲齊乎聖者亦見其病也夫中人之進修或幾乎聖人今之人行不出乎中人而恥乎力一行為獨行且曰我周通同如聖人

彼其欺心邪吾不知矣彼其欺人而賊名耶吾不知矣余懼其説（一作悦）之將深爲道解

擇言解

火洩於窯而爲用且大能不違於道可燔可炙可鎔可甄（鎔謂鑄器之模範甄作瓦之人也吉延切董仲舒傳猶泥之在鈞惟甄者之所爲猶金之在鎔惟冶者之所鑄）以利乎生物及其放而不禁反爲災矣水發於深而爲用且遠能不違其道可浮可載可飲可灌以濟乎生物及其導而不防反爲患矣言起於微而爲用且博能不違於道可化可令可告可訓以推於生物及其縱而

不慎反爲禍矣火旣我災有水而可伏其焰能使不蹈於灰燼矣水旣我患有土遏其流能使不仆於波濤矣言旣我禍卽無以掩其辭能不罹其失者亦鮮矣所以知理者又焉得不擇其言歟其爲愼而甚於水火

鄠人對

唐史孝友傳云唐時陳藏器著本草拾遺謂人肉治羸疾自是民間以父母疾多刲股肉而進今有京兆張阿九等二十有八人或給帛或旌表門閭皆名在國史善乎韓愈之論云云雖然委巷之陋非有學術禮義之資能忘身以及其親出其誠心亦足稱者故列十七八焉

鄠音戶屬京兆府卽古有扈之國也史

氏所載張阿九者無乃是歟

鄠有以孝爲旌門者乃本其自於鄠人曰彼自剔股以奉母疾瘳大夫以聞其令尹令尹以聞其上上得聚土以旌門使勿輸賦欲爲後勸鄠大夫嘗曰他邑有是人乎愈曰母疾則於一作烹粉藥石以爲是未聞毀傷支體以爲養孝經曰身体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在教未聞有如此者苟不傷於義則聖賢當先衆而爲之也是不幸因而且致死則毀傷滅絕之罪有歸矣其爲不孝得無甚乎若有合孝之道又不當旌門蓋生人之所

宜爲昜爲異乎辨證云易足爲異乎今脫足字既以一家爲孝是辨一邑里皆無孝矣以一身爲孝是辨其父祖皆無孝矣然或陷於危難能固其忠孝而不苟生之逆亂以是而死者乃旌表門閭之適也里門謂之閭旌表者若今樹闕而顯之爵祿其子孫斯爲爲上爲于僞切勸巳矧非是而希免輸者乎曾不以毀傷爲罪滅絕其憂辨證云滅絕爲殄憂今誤作其字不腰於市而巳黷於政況復旌其門

河南府同官記

補注呂夏卿以爲此文越德親受之於公況其序事非公筆不能也五人者以

傳考之皆然獨裴均為河南糸軍去府為長水尉鄭余慶為汜水簿去汜水為監察御史及從工部尚書留守東都傳皆逸之獨見公此記而鄭余慶留守東都又見公上鄭尚書書相公啓及送鄭涵序其後惟言裴均之為漢南趙宗儒之鎮江陵而不及盧顧二公則是時已死矣公作此時為都官外郎分司東都

永貞元年愈自陽山移江陵法曹參軍獲事河東公（裴均）嘗與其從事言建中初（德宗）天子始紀年更元命官司舉貞觀開元之列（列當作烈）羣臣惕懼奉職命材登良不敢私違當時自齒朝之士而上以及下百吏執事官闕一人將補必取其良然而河南（一有同時二字）於天下稱多獨得將相五人

故於府之衆軍則得我公於河南主簿則得故相國汜陽盧公邁河南府治河南縣於汜水主簿則得故相國今太子賓客滎陽鄭公餘慶於陸渾主簿則得今相國吏部侍郎天水趙公宗儒於登封主簿則得故吏部尚書東都留守吳郡顧公少連四公唐史皆有傳盧公去河南爲右補闕其後由尚書左丞至宰相貞元九年爲相十三年九月罷鄭公去汜水爲監察御史佐山南軍其後由工部侍郎至宰相罷而又爲貞元十四年七月爲相十六年九月罷永貞元年八月爲相元和元年十一月罷趙公去陸渾爲右拾遺其後由給事中

為宰相貞元十二年十月為相十四年七月罷顧公去登封為監察御史其後由京兆尹至吏部尚書東都留守我公去府為長水尉縣名屬河南府其後由膳部郎中為荊南節度行軍司馬遂為節度使周禮職方氏正南曰荊州故曰荊南治江陵自工部尚書至吏部尚書三相國之勞布在史冊顧吏部慎職小心于時有聲我公愿潔而沈密開亮而卓偉行茂于宗事修于官嗣紹家烈不違其先作帥荊南一作南荊諡古帥一作辦扞厥聞休顯武志既揚文教既一作亦熙登槐贊元其慶且至周禮秋官朝士之所掌三公面三槐鄭氏謂槐之言懷也懷來於此

欲與之謀元與元首明哉之元同故好語故事者以爲五公之治迹也同其後進而偕大也亦同其稱名臣也又同官職雖分一作雖則無官職分功德有巨細其忠勞於國家也亦同有若將同其後而先同其初也一無也字有聞而問者於是焉書既五年始立石刻其語河南府參軍舍庭中於是河東公爲左僕射宰相出藩大邦開府漢南裴均傳曰均既帥荆南元和三年入爲尚書右僕射依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唐開元時分山南爲東西東道理襄陽西道理梁洋襄陽即漢南也以其在漢水之南鄭公以工部尚書留守東都趙公以吏部尚書鎮江陵漢南地

連七州戎士十萬其官宰相也山南東道疏江陵復郢峽歸鼎澧七州事已見送李尚書詩留守之官居禁省中歲時出旌旗叙留司文武百官於宮城門外而衙之江陵故楚都也戎士五萬通典曰江陵故楚之郢地秦分郢置江陵縣今縣界有故郢城有夏水口即左傳沈尹戌奔命於夏汭之地有荒谷即莫敖所縊谷也三公同時千里相望可謂盛矣河東公名均姓裴氏均字君齊行儉之孫唐史有傳辨證云自永貞元年至元和四年凡五年是年刻石於河南桼軍舍時退之分司東都

宜城驛記

補注宜城襄州屬邑元和十四年二月記者公貶出爲潮州也其記則詩所謂

一間茅屋祭昭王也

此驛置在古宜城內通典云襄州宜城縣本楚之鄢都漢置宜城縣其地在今縣南今宜城驛東北有井傳是昭王井有靈異至今人莫汲開元二十二年初置十道採訪使韓朝宗以襄州刺史兼山南東道襄州南楚故城有昭王井傳言汲者死行人雖渴困不敢視朝宗移書諭神自是飲者無恙人更号韓公井朝宗若思復之子史有傳驛前水傳是白起堰西山下潤灌此城壞白起秦昭王將楚人多死流城東陂臭聞遠近因號其陂曰臭陂有蛟害人漁者避之井東北數十步有楚王廟昭王廟也集有詩有舊時高木萬株多不得其名歷代莫敢翦伐尤多古松大

竹于太傅一有頔字帥襄陽遷宜城縣并改造南境數驛材木取足此林舊廟屋極宏盛今惟草屋一區然問左側人尚云每歲十月民相率聚祭其前廟複小城蓋王居也其内處偏高廣負八九十畝號殿域當是王廟内之所也多甎可爲書硯自小城内地今皆屬甄氏[illegible][illegible]甄濟新唐書有傳其詳見公著元侍御書甄氏於小城北立墅以居甄氏有節行其子逵以學行爲助教元和十四年十一月二日題

題李平壁記

余始得李生於河中今相遇於下邳縣名屬徐州一作下邽非下邽屬京北府補註下邳多作下邽按唐地理志下邽隸華州下邳泗州元和四年來隸徐州今隸淮陽軍矣題此時猶隸泗州也其曰是來也云云則下邳是矣九域志曰清泠池脩竹園微子廟皆在南京應天府今之睢陽蓋唐之宋州下邳其近地也黜於徐州云者公正元十五年秋佐張建封于徐明年夏五月公罷去建封薨軍亂而公與李生四人相會于泗之下邳自始及今十四年矣始相見吾與之皆未冠未通人事追思多有可笑者與生皆然也今者相遇皆有妻子昔時無度量之心寧復可有是生之爲交何其近古人也是來也余黜於徐州將西居於洛陽泛舟於清泠池泊於文雅臺下西

望商州東望脩竹園入微子廟求鄒陽枚乘司馬相如之故文久立於廟階間悲那頌之不作於是者已久商頌那祀成湯也微子之祖隴西李翱大原王涯上谷侯喜貫同與焉貞元十六年五月十四日昌黎韓愈記一作書

新刊經進詳補註昌黎先生外集卷第四

新刊經進詳補註昌黎先生外集卷第五

雜著

除崔羣戶部侍郎制

補註 除崔羣制元和十年考功郎中知制誥作唐故事知制誥蒲歲即真李習之狀公行所謂知制誥月蒲遷中舍是也公知誥踰年登辞被者亦累月而制辞見于世者止此而又不入正集則一公之文遺逸者多矣流落人間者太山一毫芒其斯之謂歟公以元和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考功郎中知制誥十一年正月二十日拜中舍五月十八日降右庶子

勑地官之職邦教是先 按周官司徒掌邦教孔安國云地官也自吳有戶部隋謂之民部唐修隋志復爲戶部以廟諱故也 必選國華以從人望

具官崔羣體道履仁內和外敏清而容物善不近名從容禮樂之間特達圭璋之表禮記聘義圭璋特達德也比衆登命引益既多及貳儀曹升擢惟允邇此令德諧然休聲選賢與能于今惟重擇才經賦自古尤難唐志戶部掌天下土地人民錢穀之政貢賦之差往慎廼司以服嘉命可云云

祭汴州董相公文

補註董晉以正元十五年二月三日薨薨三日而殮殮而行於行之四日公從喪至偃師而汴軍亂陸孟丘皆遇害此文雖見于外集觀公所作晉行狀則此寔公之作也其曰塡道歡乎歡乎云者觀祢子享評呸篇則此言信不疑矣

維貞元十五年歲次己卯二月乙亥朔某日節度行軍司馬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知使事吳郡男陸長源度支營田判官檢校金部員外郎侍御史孟叔度觀察支使監察御史裏行丘穎觀察推官守秘書省校書郎韓愈等謹以少牢之奠敬祭于故尚書右僕射平章事隴西公之靈嗚呼天高而明地厚而平五氣敘行萬彙順成交感旁暢聖賢以生雨水于雲瀆水于坤蕃昌生物有假有因天眷唐邦錫之元臣肫肫元臣（肫朱倫切）其德孔碩不諂不威不赫不求

其用不致其敵不讎一本云不容不諂不戚不於不求其用不致其讎辨
謚云當從後本爰立作相訏謨實勤出若無辭疇德之
閭帝念東土公其來撫乃守洛都乃藩浚郊浚郊
汴州也見復志賦迺去厥疾一本厥作迺迺施厥膏不知其
勞鰥寡以餞維昔辨謚云一作若浚郊維亂舊政有狡
有狂其羣孔醜公其來矣爲民父母父誨其義
毋仁其愚既變既從親去一作去云其初自邇徂遠
混然一區公來自中天子所倚公今不歸誰佐
天子既來至止一作既來既止東人以究公既歿矣人
誰與安瀰流渾渾有闢其郛塡道歡呼公來之

初今公之歸公在喪車旨酒旣盈嘉肴在盛（盛粢祀之器時征切）嗚呼我公庶享其誠尚饗

雷塘禱雨文

（此柳子厚之作非公文也蓋雷塘在柳州子厚祭其弟宗直日雷塘靈泉言笑如故一夢不覺便爲古人則雷塘誠在柳州而此文編於柳集則宜於公之外集爲誤矣）

維神之居爲坎爲雷專此二狀（一作象）宅于巖隈風軒（一作馬）雲車肅然（一作焉）徘徊能宅（一作澤）地産以秩（一作祛）人災欽茲有靈爰以廟享（一作饗）誠惟致敬（一玄神惟智知）敬（一作我）以誠往若失其應人神（一作

將安御歲既旱暵害茲生長敢用昭告朞於一作

于朕饗自從一作朝受命臨茲蠢壤涖政一方一作

方初庶無淫枉絜廉自持忠信猶一作是仗苟有獲

戾神其可罔一作調擢擢嘉生惟天之養豈使燊

盛衰於草莽騰波通氣出地奮鬱畜若成一作神

功惟神是獎

祭石君文

補註石洪潘州也公嘗與洪作誌矣洪世為河南人至是葬死所

維元和七年歲次壬辰七月二十七日右補闕

宋景國子博士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

右三學士之靈惟君學成于身名彰于人知道之可行見人之不幸不事顧讓以圖就功如何奄忽求喪其躬日昃愈也與游爲久自君之逝相遇輒哀傍無強親子孩妻姫（姫當作挋字之誤也按表記大夫士浴用絺巾挋用浴衣沐用盤挋用巾鄭云挋音震拭也今石君旁無強親而子亦孩稚而妻自浴其尸尔按字書無姫字或疑作妻姫子孩協韻姫少女之稱也辨證作挋皆非是）敢忘分濟念力未任（一作失侶誤）客葬秦原孤寃誰附奠以送訣悲何可窮尚饗

祭房君文

房次卿蜀客也公嘗志其父墓有日次卿守興平尉至是死公祭之孟郊

以詩哭之見公將歸賻孟東野房蜀客之什

維某年月日愈謹遣舊吏皇甫悅以酒肉之饋展祭于（於一作）五官蜀客之柩前嗚呼君乃至於斯（此一作）吾復何言若有鬼神吾未死無以妻子爲念嗚呼房君其能聞吾此言否尚饗

高君仙硯銘 并序

補注 高常之文世無傳焉其姓名僅見于此

儒生高常與予下天壇中路獲硯石似馬蹄狀外稜孤聳內發墨色幽奇天然疑神仙遺物寶而用之請予銘底

仙馬有靈迹在于石稜而宛中有點墨迹文字之祥君家其昌

高君畫讚

君子溫閑骨氣委和迹不拒物心不揚波楚辭漁父日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澄源卷璞含白瑳瑳遺一作蜀帋一張德音不忘

潮州請置鄉校牒

補注公自潮移來有別趙子詩觀其詩則趙德為人可知矣呂夏卿云德潮人然此文止見於外集李漢豈逸之耶其後東坡作潮州廟記云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為之師自是潮人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于今號稱易治此

亦公潮州德政之一也史氏既不書而德又逸之可不惜哉

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不如以德（疑脫禮字）爲先而輔以政刑也夫欲用德禮未有不由學校師弟子者此州學廢日久進士明經百十（一作數）年間不聞有業成貢于王廷試于有司者人吏目不識鄉飲酒之禮耳未嘗聞鹿鳴之歌忠孝之行不勸亦縣之耻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此州户万有餘豈無庶幾者耶刺史縣令不躬爲之師里閭後生無所從學耳趙德秀才沈雅專静頗通經有文章能知先王

之道論說且排異端而宗孔氏可以爲師矣請
攝海陽縣尉爲衙推官（一有字）專勾當州學以督生
徒興愷悌之風刺史出已俸百千以爲學（一作舉）
本收其贏餘以給學生廚饌

直諫表

辨證云直諫表論顏威狀舊本皆無其文亦不類退之公在穆宗朝不聞有直諫事設或有之豈得不傳蓋後人妄託公名以售其文或效其體而才力不紹者顏威狀在元和八年五月時退之年四十六爲比部郎中史館修撰云云以年耆衰暮不甚政事何耶又復此表觀之此誠公之作矣然考之行狀墓誌神道碑新舊史皆莫之書夫豈當時草而未上耶抑雖上而穆宗昏童不之

領也且公在德宗朝其爲監察御史也坐論天旱人饑出爲陽山令在憲宗朝爲職方外郎也坐論華陰令柳澗爲國子傳士其爲中書舍人也坐論伐蔡降右庶子其爲刑部侍郎也坐論佛骨出爲潮州刺史是以新舊史及誌狀皆書焉其論停選舉論捕賊行賞論錢重物輕與夫論顧威及此直諫表則不書焉草而未上或奏入而不報史氏遂無得而書矣事既不書且其文見于外集或者遂以爲非公之作則明水賦通解崔虞部書河南同官記見于趙德文錄李渤書見于李渤傳劉秀才論史書見于子厚集鄭人對見于孝友傳皆外集也使其不幸而無所攷見詎可謂之非公作耶或曰公力去陳言而此表沒近如內人與猶士通儒大君與允庶爭路等語非公作也是又不然詩曰於乎小子未知或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稽宗彖董公過爲丁寧周

至猶懼其不悟矧爲深遠之辭哉或譏諸葛孔明文指不遠陳壽以謂臯陶與舜禹共談其謨畧而雅周公與羣下矢誓其誥繁而悉孔明所與言盡衆人凡士故其文指不遠其公諫穆宗表之謂耶

臣某言臣愚昧忝位聖唐歷事三主矣德順憲臣以文學進身故前代史皆得詳覽深闡古之聖主明帝之御天下也其祚長寰宇肅平古之亂主昏君之有天下也其祚短海內處禍抑各有由蓋古先綿邈不可殫錄臣敢徵三王已下治亂之原以諭得失伏惟皇帝陛下特賜采聽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惟大禹受禪於虞首臨大

賢業業兢兢無遊于逸罔淫于樂節嗜欲任賢材賞功罰廢納忠去邪以至於晏清洎桀凶德恣行慢遊是好王政不脩大典寖滅九有之事一旦焚如自禹至桀凡十六王惟殷湯受乎帝德放于南巢商書仲虺之誥曰成湯放桀于南巢今盧江巢縣肇修人紀從諫弗倦商書伊訓曰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言湯始修爲人綱紀有過則改從諫如流是也淫聲絕耳不事畋游納方正之冊訏耆老之言至于和平洎紂侮亂厥常蔑敗不業荒酗冒色毒虐忠良自湯至紂凡二十八王惟周王桓桓武威明周頌曰桓桓武王桓桓武志也誓戒屏禍建立王基聿修德義謀念

鰥寡不務逸遊八方清肅消孽赦積答日滋輕喪盛烈或作威福與天下皆殄（自武至赦凡三十有六王）秦始皇劉安邦本則侮慢大猷天下紛擾人無覆載皇天鑒臨下土不貳代湮滅以至於大漢攻代十年然後富有王土洎文惠宣昭已歷數代守享國祚海內大康自開闢已來未有如大漢之盛也苟非官人以材示人以信聞諫如不足見賢如思齊輕薄賦斂剪截讒邪去衛鄭遂淫蕩不重輕騎不好畋獵負扆慄慄（禮記明堂位曰天子負斧依南向而立鄭氏注云負之言背也以斧依為斧文屏風於戶牖之間依本作扆同於豈切）

恐若墜諸泉谷則天何能不降景福以貽其輔
哉魏晉以降治亂互興皆由德之不修以至誅
滅敬慎乃位以至昌明洎聖唐赫有中土天下
晏平高祖太宗之德與湯武侔比而睿宗玄宗
肅宗之道過於漢之惠文明矣德宗神氣端重
道德昭明布大義以賓四夷弘儉節以安黎庶
先朝神武文明睿慮深遠式修往訓以育黎人
御宇十有五年戡殘六將甲兵坐野而國用自
豐問罪興師而與天行罰酬功賞課允協大中
由是府庫仍充人不歸怨自周漢已來未有先

朝之大也陛下嗣膺丕烈文武通明寰海以清
華夷增氣山川時序稼穡以豐臣頃在南荒慶
幸無地謂王業中興於陛下之治也臣近祗召
歸朝日覲丹闕所聞聖德或有所疑敢獻苦辭
庶有裨益陛下頃以大道坦蕩周遍郊畿累日
宴遊忘返王政恣車騎於崄巇之地縱龍驤於
大壑之中內人與獵士通衢大君與凡庶爭路
亦可怪哉亦可異哉初有此議朝野震驚故太
子少師鄭餘慶率百官上諫以事必不可冀回
聖思陛下以至道無虞斷自宸慮舉竟行之羣

臣以温泉宮池舊城固壯陛下以至仁御物亦可防閑故其諫且止臣近聞陛下七月十五日幸安國寺觀禮空王以爲崇福施信示天下仁心又聞令兩軍勇夫恣樂于此縱百姓觀之役令内官一作先持金帛於前厚賞勝者用過數萬事以驕羣聽又聞八月二十五日幸魚藻宮令兩軍擊伎結筏於池欲拋毬樂演戲數衆費財百萬是日天地變色日月沉光方正之臣殆欲自死且夫人之性命國之府庫自古聖帝莫不愛惜所以審慎用刑輕薄賦斂今陛下所用是

皆百姓筋力使耕者不得食蠶者不得衣以應國用陛下不將以勞邊軍以護社稷賑貸凶荒以施惠愛而用與勇夫伎士與厭棄何殊遂使邊軍生心疲人聚怨賢達之士所痛心怪駭而已又聞九月九日幸普濟寺亦如是作樂罷畋曲江坦率衢路庶士凡俗與鑾駕交行官官後宮共車馬通雜臣聞之戰恐慴然無圖自古天子皆深固宮闕以衛不測事故而出必爲先相風鼓以數里（晉令曰車駕出入相風前引又開元天寶遺事宮中植長竿挂五色旌綴以金鈴占風候謂之相風旌）命有司禁道閲將士閑輿然

後出之尚懷兢慄今陛下輕爲車騎不嚴龍威臣恐陛下社稷危於垂堂矣前漢袁盎傳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顔師古曰言富人之子則自愛也垂堂謂坐堂外邊恐墜墮也一見司馬長卿書臣又聞古聖王之有天下也必旁求俊彥親自詢事擇其善者以爲國禎蓋以天步艱難思得賢而佐理王業之本教化之原今聞陛下自登位已來惟詔四方進壯士戲臣珍禽異獸放縱宴樂以快天心逸遊苑囿用悅聖意臣觀陛下今日之事已過桀紂之時臣今直言非爲陛下一人蓋爲天下不保其主耳陛下若不納臣諫荒淫不

息臣之家族連項就戮甘心然而恐社稷非日
傾危他時爲文藝者弄筆墨賢良隱逸怪笑也
陛下若納臣諫變舊事式遵王度非臣獨幸
乃陛下享位無疆天下幸甚天下幸甚今朝亦
有非陛下者然而畏其誅翦苟循名在公今臣
雖愚昧亦豈可不盡忠誠先朝十三年冬用幻
僧矯竪一作豎之言遠致佛骨歸還京師以禮之
當時京師之人猖狂歸依臣處朝班謇諤上諫
先朝不納攘臂大怒又不蒙賜死遠投荒州明
年二月先朝以佛骨葬于岐陽虔敬之心罔敢

逸豫謂枯骨可祐無疆之休未得一年上天降
大禍先朝外遐博物志秦之西有義渠國其親戚死聚柴積而焚之卽登上謂之登遐此佛國之法也當時憲宗以爲崩諱之故此變文言外遐如彼骨可遇
臣家族合至灰滅先朝合享如山之壽矣當時
滿朝之士不能梗直乃徇聖心亦爲臣非泊陛
下纘承天統不以臣愚使臣歸朝戰懼無地誠
忝昌時今陛下不重龍威恣意遊逸不詢賢哲
好尚驕淫臣今不避粗醜懇直諫詞冀有所補
以報國恩伏惟皇帝陛下英明睿聖幸回天鑒
哀臣蒭蕘以安天祚如其不可乞刑市朝臣死

不恨無任懇迫之至謹先詣白衫俯伏西上閤門獻表以聞武王有疾周公欲以身代之自古人臣仁愛其君未有若斯之甚者此非周公之強為蓋人臣之心所當然耳而比表乃謂文公與憲宗較短長之命嗚呼對人之子而斥言其父之惡在稱人尤以為不可而况於君臣之間乎此語乖剌極無禮之甚文公必不然也盖緣文公昔諫憲宗之時言晋魏事佛之年代尤促故後人託之遂作諫表以驗文公之言而不知暴其君之過以買直史非公之語讀至此益知諫表之妄也

論顧威狀

辨證以為非公所作見直諫表註補註許季同孟容之弟公同年也季同為兵部侍郎而公是時為比部郎顧威既領兵籍而此乃兵部之屬是以公與季同皆得論列其異同因無枉而可疑者史氏不書也按元和六年富平縣人梁悅為

父復仇公時爲職方外郎以狀獻議史且書于憲紀刑法志新史書于孝友傳至是獨不書何哉當是時旣從李同之議矣而公以爲不可再有此狀至引朱妻之事而終之曰日以年匳襄暮不甚政事乞放歸田畝其辭亦已直矣奮然不顧㦄去就以爲請緐乃奏而不報史氏遂無得而書以編者亦從逸之其史爲直諫表一也或以爲非公作後人託公名爲之論顏威在元和八年時公年四十四而曰年匳襄暮耶且九託名必依放其文而託之如趙犇謂華華是也此特因事論列無甚文辭可以驅駕者何託名爲哉公孫老成時方三十四已有視茫茫髮蒼蒼之語況今四十六耶

元和八年五月七日神策軍奏稱當軍健兒顏威因酒醉打繼母一拳誤倒地致死者八日奉

勑令有司議者兵部郎中許季同奏狀略云顧
感身本賊人名繫戎旅久曾侍衛頗著大功今
者罪刑近至死幸因醉酒誤托繼親豈意致殂
當推宿業況不動刀尺撿身又無青痕今使施
刑寃詞難弛當從重決仍賜餘生云云至八日
晚倚韓某表請從刑法者奉勑准詳季同奏狀
九日又上此表臣某頓首頓首死罪臣聞先賢
歌鳳鳥不至河不出圖盖恨不見聖明之代夫
臣幸生遇明時長及聖代臣是以不揆愚鄙効
古人懸梁之節陳暄爲後主散騎常侍陪侍遊宴謂明爲狎客常常倒懸于梁臨之

以刀命使作賊仍限以晷刻暄接筆即成不以爲病事見南史欲成陛下之基業豈復利於寸祿乎昨日顧威弒其繼親奉詔下議許季同以其弘矢之小藝蔑陛下之大法臣是以不避誅刑特以表奏陛下以其曾侍衛而亂刑章臣聞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坤文言履霜堅冰至顧威雖云一拳前後積怨之久方至於此陛下不思其深恨欲爲一拳而罪法輕耳昔者邾婁之世有弒其父者國君爲之失席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而豬焉君踰月而後舉爵削邾婁定公見禮記檀弓下陸德明釋文云婁力

朱切或如字邾人呼邾聲曰婁故曰邾婁今雖弒其繼母一種天地何有厚薄一種尊親皆同服制陛下豈得輕乎商書云萬方有罪在予一人商書湯誥之文陛下聞之乎臣是以惜陛下之大義成陛下之大望必以臣愚見不可不采古人有諍臣七人今臣之獨陳一力胡能止百官之諫哉臣以年齒衰暮不堪政事伏乞盡削臣官放歸田里逍遥從道以盡餘年臣本庸愚執在中正不識忌諱冒死上陳使言之無罪聞之足以戒臣當寸苦之命骨肉謝於陛下矣若以詔議可從難遂還變即當

微臣避席以俟嚴誅臣某云云

新刊經進詳補註昌黎先生外集卷第五

新刊經進詳註昌黎先生外集卷第六

順宗實錄卷一

起藩邸盡貞元二十一年二月

新史藝文志順宗實錄五卷韓愈沈傳師宇文籍撰李吉甫監脩舊史太愈有史筆及撰順宗實錄繁簡不當敘事拙於取捨頗爲當代所非穆宗文宗常詔史臣添改愈壻李漢蔣係在顯位諸公難之而韋處厚竟別撰順宗實錄三卷温公云景祐中詔編次崇文總目順宗實錄有七本皆五卷題云韓愈等撰五本略而二本詳編次者兩存之[illegible]同異[illegible]按新史云自韓愈爲順宗實錄議者閧然不息卒竄定無完篇則公之所書蓋已十去七八雖云七本具在亦真僞相半但假温公未能辨正之尓然此一僞本附于韓集之後其來已久觀其

去取好惡頗與求貞行藁相類但詩略而實録詳至於謂順宗在東宮二十年天下陰受其賜此一時美事而此語不載何耶王荆公云韓愈之作史真良史也質而有文觀順宗之實録可見矣

順宗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諱誦德宗長子母曰昭德皇后王氏（唐史皇后王氏史家失其諡系帝為魯王時歸為嬪生順宗尤見寵礼貞元三年立為皇后冊礼方訖而崩）上元二年正月十二日生大暦十四年封為宣王建中元年立為皇太子慈孝寛大仁而善斷留心藝學亦微信尚浮屠法禮重師傅引見輒先拜善隸書德宗之為詩幷他文賜大臣者率皆令上書之（順宗所書佛經）

今猶有存者太宗善書故唐諸帝如高宗明皇皆能之德宗之幸奉天感定録云建中初術士桑道茂請城奉天城爲王者居方夏用功人不測至四年朱泚作乱德宗幸焉至是乃驗君卒間上常親執弓矢率軍後先導衛備嘗辛苦上之爲太子於父子間慈孝交洽無嫌每以天下爲憂舊史云史臣韓愈曰順宗之爲太子也常侍燕魚藻宮張水嬉彩艦雕靡宮人引舟爲櫂歌絲竹間發德宗懽甚太子引詩人好樂無荒爲對每於數奏末甞以顔色假借宦官居儲位二十年天下陰受其賜惜乎寢疾踐阼近習弄權而能傳政元良克昌運旅賢哉新史引以爲贊語蓋出此德宗在位久稍不假宰相權而左右得因緣用事外則裴延齡李齊運韋渠牟等以姦佞相次進用延齡尤狡險判度

支務刻剝聚歛以自爲功天下皆怨怒上每進見候顏色輙言其不可至陸贄張滂李充等以毀譴朝臣㦬懼㦬亦懼也音色江切春秋傳駟氏㦬諫議大夫陽城等伏閤極論德宗怒甚將加城等罪內外無敢救者上獨開解之城等賴以免德宗卒不相延齡韋渠牟上有力焉貞元二十一年癸巳德宗崩鄴侯家傳曰德宗初議改元李泌曰本朝之盛無如貞觀開元各取一字以爲則效乃改貞元景申上即位太極殿册曰蔡邕獨斷曰上者尊位所在也太史令司馬遷記事當言帝則依違之但言上不敢渫瀆故後之作史者取以爲法維貞元二十一年歲次乙酉正月辛未朔二十三日癸

巳皇帝若曰於戲天下之大寶惟重器祖宗之業允屬元良（商書曰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孔安國曰天子有大善則天下得其正）咨爾皇太子誦稽哲溫恭寬仁慈惠文武之道秉自生知孝友之誠發於天性自膺上嗣毓德春闈（毓養也音余六切與育同春闈東宮也爾雅曰宮中之門曰闈）恪慎于厥躬祗勤于大訓必能誕敷至化安勸庶邦朕寢疾彌留弗興弗悟（尚書成王命召公相康王之辭事見顧命）是用命爾繼統俾紹前烈宜陟元后永綏兆人其令中書侍郎平章事高郢奉册即皇帝位爾惟奉若天道以康四海懋建皇極以熙庶功無忝我高

祖太宗之休命上自二十年九月得風疾因不
能言使四面求醫藥天下皆聞知德宗憂慼形
于顏色數自臨視二十一年正月朔含元殿受
朝還至別殿諸王親屬進賀獨皇太子疾不能
朝德宗為之涕泣悲傷歎息因感疾恍惚日益
甚二十餘日中外不通兩宮安否朝臣咸憂懼
莫知所為雖翰林内臣亦無知者二十三日上
知内外憂疑紫衣麻鞋不俟正冠出九仙門召
見諸軍使京師稍安（德宗以是日崩即前癸巳日也）二十四日
（仲）宣遺詔上縗服見百僚二十六日即位（即前景申）

日也上學書於王伾伾頗有寵王叔文以碁進俱待詔翰林數侍太子碁叔文詭譎多計上在東宮嘗與諸侍讀并叔文論政至宮市事上曰寡人方欲極言之衆皆稱賛獨叔文無言既退上獨留叔文謂曰向者君奚獨無言豈有意耶叔文曰叔文蒙幸太子有所見敢不以聞太子職當侍膳問安不宜言外事侍膳者視寒煖之節也問安者問今日安否也此文王爲世子時事王季之禮見禮記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上大驚因泣曰非先生寡人何以知此遂大愛幸與王伾兩人相依附俱出

入東宮聞德宗大漸上疾不能言伾即入以詔（言乘兩宮不安矯稱被詔入內也）叔文坐翰林中決事伾（白絕）以叔文意入言於宦者李忠言稱詔行下外初無知者以撿校司空平章事杜佑攝冢宰兼山陵使中丞武元衡爲副使宗正卿李紓爲按行山陵地使刑部侍郎鄭雲逵爲鹵簿使又命中書侍郎平章事高郢撰哀冊文禮部侍郎權德輿撰謚冊文太常卿許孟容撰議文庚子百僚請聽政曰自漢已來喪期之數以日易月而皆三日而聽政（事見漢書孝文本紀）我國家列聖亦克脩奉固

或有違況大行皇帝酌於故實重下遺詔令曰至期而陛下未親政事群臣不敢安宜存大孝以寧萬國天下之幸不許是月昪泗州為上州二月辛丑朔中書侍郎平章事臣郢門下侍郎平章事臣瑜珣撿校司空平章事臣佑奏疏曰大行皇帝知陛下仁孝慮陛下悲哀不卽人心聽政事故發遺詔令一行漢氏之制今陛下安得守曾閔匹夫之小行曾參閔損皆孔子弟子以至孝称志皇王繼親之大孝以慰臣子承順之義猶不許壬寅宰臣又言曰陛下以聖德至孝繼受寶命宜

奉先帝約束以時聽斷不可以久從之癸卯朝
百寮于紫宸門杜佑前跪進曰陛下居憂過禮
群臣瞿焉願一覩聖顔因再拜而起左右乃爲
皇帝舉帽百寮皆再拜佑復奏曰陛下至性殊
常哀毀之甚臣等不勝惶灼伏惟望一作爲宗廟
社稷割哀强食景午罷翰林陰陽星卜相殞亮
覆碁諸待詔三十二人初王叔文以碁待詔旣
用事惡其與已儕類相亂罷之己酉易定節度
張茂昭可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餘如故茂昭舊有傳
河北節度自至德已來不常朝覲前年冬茂昭

來朝未還故寵之辛亥詔吏部侍郎韋執誼守左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紫李翱卓異記云杜黃裳爲相時執誼自吏部郎中賜紫直及平章事與妻父同時爲相近古未有初執誼爲翰林學士知叔文幸於東宮傾心附之叔文亦欲自廣朋黨密與交好至是遂特用爲相乙卯太常奏禮云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周禮圜鍾之均六變天神皆降林鍾之均八變地示咸出事見春官注云圜鍾夾鍾也生於房心之氣房心爲大辰天帝之明堂函鍾林鍾也生於未之氣或曰在東井輿鬼之外均調也變更也樂成則更變也天神則主北辰地示則主崑崙謂祭天圜丘以嚳配之也不廢天地之祭不敢以卑廢尊也

樂者所以降神也不以樂則祭不成今遵遺詔
行易月之制請御內遇祭輟樂終制用樂從之
又奏禮三年祭宗廟今請俟祔廟畢復常從之
辛酉貶京兆尹李實爲通州長史實道王元慶四世孫唐史
有勑詔曰實素以宗屬累更任使驟升班列遂極
寵榮而政乖惠和務在苛虐比年旱歉歉不足也苦簟
詰念二切公羊傳曰一穀不熟曰歉墨子曰二穀不收曰旱先聖憂人特詔
逋租悉皆蠲免而實敢肆誣罔復令徵剝頗紊
朝廷之法實惟聚斂之臣自國哀已來增毒彌
甚無辜斃踣深所興嘆一作嗟朕嗣守洪業敷弘

理道寧容弊（一作壹）政以宮齊人宜加貶黜用申
邦憲尚從優貸俾佐遠藩實詔事李齊運驟遷
至京兆尹恃寵強愎不顧乃法是時春夏旱京
畿乏食實不以介意方務聚斂徵求以給進奉
每奏對輒曰今年雖旱而穀甚好由是租稅皆
不免人窮至壞屋賣瓦木貸（一無貸字）麥苗以應官
優人成輔端爲謠嘲之實聞之奏輔端誹謗朝
政杖殺之實遇侍御史王播於道故事尹與御
史相遇尹下道避實不肯避導騎如故播詰讓
導騎者實怒遂奏播爲三原令（三原縣名屬京兆府）廷詬

之搭神道碑云搭為侍御史府京兆李實太皇所委能禍福鄉士丸其榮辱繫所附肯學朝迫避其鋒公在途而實來揖公移文誚之其詞可善實遂奏公為三原令求其不足於禮以持之公至尹署還其邑敬禮無不具實反加畏焉凌轢公卿已下隨喜怒
誣奏遷黜朝廷畏忌之嘗有詔免畿內逋租實
不行用詔書徵之如初勇於殺害人吏不聊生
至譴市里讙呼皆袖瓦礫遮道伺之實由間道
獲免壬戌制殿中丞皇太子侍讀翰林待詔王
伾可守左常侍依前翰林待詔蘇州司功王叔
文可起居舍人翰林學士又以司勳員外郎翰
林學士知制誥鄭絪為中書舍人學士如故又

以給事中馮伉爲兵部侍郎以兵部員外郎史
館脩撰歸登爲給事中脩撰如故登伉皆上在
東宮時侍讀以師傅恩拜

新刊經進詳註昌黎先生外集卷第六